春天有约（二首）

□陈小秋

春讯

在白色的信封里寄了一冬天
太阳才打了个寒战
哈欠很长很长，大地不再发呆
松软在放风筝人的脚下

杨树芽探出脑袋，听
微风拨响自然的竖琴
看小鸟边歌边舞
为远去的一块块冰排
鼓掌送行

初春，万物喧嚣在宁静中
抖开思绪的时候
满目都是染绿了的梦
去大步走吧，春暖花开

三月

捱过痛苦的冬的孕育
我的北方，你深思熟虑后
开始分娩生命的消息

用全身的感叹，呵开冻土
用柔密的雨点唤醒种子

用阵阵晓风来戏弄，返青的枝条
用霓虹拨响五颜六色的歌唱

三月，念起来缠绵而多情
她放飞太阳的蝴蝶
正轰轰烈烈拂去潜藏人心底
那片，沉重的雪季

月光下的村庄

□高华

月光下的村庄
是一坛陈年的佳酿
儿时的美好在这里贮藏
想起来便醉意荡漾

月光下的村庄
是梦想编织的地方
我梦里有它它梦里一定有我
那是一派世外桃源的风光

月光下的村庄
小路渗出清凉
背着唐诗的忧伤宋词的婉约
童年的脚印里盛满沙枣花香

月光下的村庄
依旧狗吠鸭鸣鹊翔
外婆的呼唤带走昨日的天真
岁月弯曲了村庄的脊梁

月光下的村庄
横竖撇捺去了远方
月光依然
村庄已非当初的模样

我把我的心种植在草原

□王磊

早餐清风
晚食星颗
杂花味醉
月升如火
牛叫　犬吠　欢歌

苍天如盖
云毡璧合
碧海千顷波

我得到勇敢
我失掉怯弱
我把我的心种植在草原
再生出一个新的
壮美辽阔

伟业颂

□一叶

唤醒工农举大帆，织镰绣斧炫红船。
消除战祸旌旗鼓，料理江山社稷安。
伟略脱贫方喜幸，高标致富共荣繁。
民族复兴丹心炳，世路新耕夙愿甘。

月照小黑河

□陶长坤

十多年前，我曾偶尔漫步到小黑河畔。依稀记得，那时的小黑河，只见荒草萋萋，乱石堆岸，不仅不成河，连小溪也不是，一丝水流也没有，干涸到底，像一条僵卧的蛇。岸边散落着几个小村庄，兀立着几株老枝纵横的古树，树上叽喳着几只鸟雀，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和时下的凄凉。

转眼间，十多年岁月悄悄地过去了，沧海变桑田，小黑河及其周边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。只见小黑河河身宽阔，碧水盈盈；河上大桥飞架，气贯长虹；两岸高楼林立，鳞次栉比。像一条腾飞的巨龙，已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。

一天夜晚，一个风清气朗的月夜，大约还是三五之夜。我踏着溶溶的梦似的月光，孑然一身地来到小黑河身旁，徜徉。目不暇接，或天上，或地下，或河中，或两岸，像读一本缥缈神秘的书，像看一幅幽远朦胧的画，像听一支深邃迷离的月光曲。

天上的月亮很大，也很圆，像吹鼓的白气球。这是塞上月，边关月，月里的嫦娥也随王昭君出嫁到塞北来了。她款款地走出广寒宫，轻舒长袖，撒下无限皎洁的月光。月光与河水拥抱起来了，亲吻起来了，交融起来了，化为浑然的一体。月光如水水如天，不知是月光化成了水，还是水化成了月光；水、月、天朦胧成了一个空灵的神境仙界。

月照小黑河，河水波光潋滟，碎银万点。河中没有蒲苇，没有菡萏，也没有荇藻，只有澄澈的晶莹的温润的水，水中只有一个圆圆的大大的月亮。蓦然，水中的月亮幻成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妙龄女子，衣袂飘飘，蹀躞蹁跹，渐渐浮出水面，像一朵盛开的芙蓉。我灵府中顿时涌上许多描写美女的艳丽诗句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。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是《诗经·硕人》中描摹庄姜之美的；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。嫣然一笑，惑阳城，迷下蔡。”是宋玉夸赞邻女之美的；“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帩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来归相怒怒，但坐观罗敷。”是《汉乐府·陌上桑》中称颂罗敷之美的；“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露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秾纤得衷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，皓齿呈露。……”是曹植歌讴洛神之美的。但我觉得，这诸多穷形极相的艳词丽句都不足以表达我眼前女子之美的。她是谁？——嫦娥？洛神？西施？王嫱？……都是，又都不是。大音希声，大美无形，那就姑且称其为“娉婷”吧。娉婷者何？美女之谓也。

娉婷微笑着朝我走来了，走来了，走来了……我急忙迎上去，她却倏地一转身消失了，留给我嫣然一笑，也留给我一丝的怅惘和遗憾。

我随即想到了王昭君。两千多年前，南国女子王昭君去国出塞，就来到了阴山脚下的小黑河畔；离此不远处，就有她的坟墓，名曰青冢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对她的评价见仁见智，众说纷纭，但不管怎么评说，因她出塞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天下，是功不可没、足垂青史的。我想，在我驻足的地方，也许王昭君也曾伫立过。那是个秋风萧瑟的黄昏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，她身著皮袍，头戴毡帽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，远眺着故国故乡，满怀乡思乡愁，浮想联翩，心里叹息着：“天下太平，胡不归？”但她终究为和亲老死朔漠，献身青山，埋骨边野，一抔黄土怎能掩其千古风流？

我似乎踏着王昭君的足迹，沿小黑河岸向前走去。三十多年前，我也像王昭君出塞一样，来到阴山山麓，安家落户。我也曾想回归故里，重返桑梓；我也曾乡愁绵绵，夜不能寐；我也曾望月伤心，临风洒泪；我也曾……但也终究永留了下来，长作了内蒙古人；今日思来，倒也无怨无悔。

忽然，一群数以百千计的黑色小鱼儿，像柳叶一样地悠悠飘来。她们参差不齐，却方向同一，一致朝岸边游拢。一只只小巧玲珑，摇头摆尾，像水中的幽灵，——不，精灵！水中没有杂草小虾，不知她们在觅食什么，但却仿佛听到了她们愉快的啧喋声。惠子曾对庄子说，你不是鱼，怎知鱼之乐？庄子当即反诘道，你不是我，怎知我不知鱼之乐？我亦非鱼，但我却知此时此水中的鱼儿是快乐的，因为我看到，她们“出游从容”，是自由的。人得自由快乐，难道鱼得自由会不快乐？人鱼同心，心同此理。

我继续沿岸前巡，月亮也渐渐西移，真个是“明月却多情，随人处处行”；月儿也更加地明亮皎洁了。河心明净处，像一面长镜子，映着天光云影。徐风袭来，漾起层层波纹，并不断扩展着；水中的云影和月影、树影和楼影、桥影和灯影也微微颤动起来，摇曳起来，迷离起来，暧昧起来，懵懂起来。夹岸的是两堵蜿蜒的树垣，如同给小黑河镶嵌上两条边。树在白昼是浓绿的，但在夜间却是墨黑一片，倒映在水里，像两脉逶迤的山。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只夜枭，在河面上盘桓了一阵，长鸣几声，又倏然飞走了，落进了岸边的森森树丛中。

我又想到了花木兰。王昭君是汉宫楚女，历史真人，湖北秭归有她的故乡。而花木兰则是民间传说中人，文学作品中人，也许是实有其人，也许是虚构出来的北国巾帼英雄，极富传奇色彩。据说，花木兰是南北朝时期北朝后期人，籍贯、生卒年、姓氏，迄今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还有的说是内蒙古和林格尔人，幸哉！站在小黑河岸边，举目南望，穿过历史的烟云，就可看到北魏的早期国都——盛乐。遥想当年，小黑河一带，也曾是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的古战场，《木兰辞》中“旦辞黄河去，暮宿黑山头”，就是写的这一带。小黑河是黄河的支流，“黑山”即在呼和浩特东南不远处。我仿佛看到花木兰英气勃勃，横刀跃马而来。“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”，花将军，归去来兮！转瞬间，我又似乎看到花木兰“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；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帖花黄。”脱掉戎装换红妆，又由壮士变村姑。战争固然造就英雄，但还是没有战争的好。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，总比烽火狼烟、血流成河的好。君不闻“利镞穿骨，惊沙入面。主客相搏，山川震眩，声析江河，势崩雷电”的惨烈战争场面么？战争意味着毁灭，和平才能建设！

中国古代，是典型的男权社会，女子备受歧视。连孔圣人都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”以至鲁迅先生不无愤激地反讽道：“中国的男人，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，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。商是妲己闹亡的；周是褒姒弄坏的；秦……虽然史无明文，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，大约未必十分错；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。”在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，王昭君与花木兰却脱颖而出，裙钗不让须眉，流芳千古，永照汗青。这也是小黑河的光荣，因为小黑河是她们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，留下了她们早已消逝却永不磨灭的足迹。

我望着望着河面，河面却渐渐幻化成一片茫茫的草原，耳畔并响起了雄浑苍劲的胡笳声和歌声：

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诗中所写，是一幅多么安泰、旖旎、美好的塞上景象啊，是一帧何等迷人、熏人、醉人的北国风光图啊。小黑河就在阴山脚下，敕勒川上，当年即塞北牧场之水源，哺育着塞上儿女及万千牛羊。

我凝视着小黑河，忽又想到黄河和故乡。小黑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黄河——庞大躯体上的一根血脉，也是系在黄河母亲腰间的一条飘带。从黄河中游顺流而下，斗折蛇行，逶迤千里，就到达黄河的下游——齐鲁大地。那里有我的故乡，我家就住在黄河岸边七八里的地方，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少年时代，看惯了那里的春风秋霜，日月星辰。我曾觉得家乡的月亮特别大，格外圆，更加亮，还写过一篇短文《月是故乡明》。可今天看来，想来，无论是小黑河上空的塞上月，还是黄河下游、渤海之滨的故乡月，是一样地大，一样地圆，一样地亮：千里共婵娟啊！

冥冥中，我仿佛乘上了一叶扁舟，轻轻地在小黑河河心荡漾起来，载着我的心，载着我的情，载着我的梦。水中的月亮驮着小舟，天上的月亮牵着小舟。小舟在皎皎月光中飞起来了。我站在舟头，仰天长啸。舟遥遥以轻扬，风飘飘而吹衣，不亦快哉？……

河面上泛起一层夜岚，如烟，似霭，飘拂着，蒸腾着，膨胀着；小黑河朦胧了。朦胧中，混融着草原、沙场、高楼、青冢……；混融着历史和现实；混融着我的思绪和情愫。岸上盛开的花送来一缕缕幽香，沁入心脾，如同绵邈的仙籁。

月亮抚慰着小黑河，就像母亲抚慰着儿女一样。小黑河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无忧无虑地睡去了。月光下沉睡的小黑河特别美，就像个睡美人。

夜深时分，我怀着缱绻的缠绵的眷眷之情，依依不舍地离开小黑河，回到近在咫尺的家中。登上二十三层楼宇，凭窗而望：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。只见林立的高低参错的楼房上，一个个窗口中都透着明亮的灯光，密密匝匝的，像无数只眼睛，又像无数枚明珠，还像无数颗星星。整个呼和浩特，火树银花，流光溢彩，成了座地地道道的不夜城了。小黑河由一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，——不，火凤凰，在塞北大地上高高飞翔！我赞叹，我感喟：小黑河之巨变，并非造化之功，而是创造之力。人是万物之灵，只要充分发挥出潜能，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。

我爱月色，也爱小黑河，更爱月照下的朦胧的小黑河。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

春天的景物

□董长民

野花的嫩芽

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好一律概括为野花。

它的嫩芽，小米粒一样，那样小，那样金黄。它在蓝天与大地之间，站成一首绝句。

一个又一个嫩芽，小鸡脱壳似的要飞。它们一直顺着风，露出翩然之美，洋洋得意像阳光涌进了心灵。

嫩芽如此倔强，像乡村的女孩儿，紧紧拥抱着自己的爱情。一旦绽放，就会让天地摇晃。

嫩芽，如延展的琴弦，把早春的音符悄然奏响，它呼唤着，它期待着，它梦想着。一只麻雀从它的头上掠过，匆忙之间，为它比喻了蓝天和白云。

总会有花开似锦的时候，它怯生生地打开了日记。

解冻的河水

我用一个一个词语，模拟激情张扬的时刻。冰化了，一条河睁开了眼睛，叙述着源远流长的故事。

解除了羁绊，它像一匹奔腾的骏马，踏歌前行。

雨花落在它的眸子里，渲染着诗和远方。

河岸边的垂柳，一丝不苟地印刷着自己的倒影，河水被催促着焕发侠骨柔情。

这个时候，谁都在柔软，蓝天在柔软，河水也在柔软。

解冻的河水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奔流，奔流，继续奔流。有河水的奔流，草木的生长便有了根据。从远处漂移过来的芬芳、呼喊都是美好和喜悦。

大地的乳房中，有了河水，就有了奶汁。

燕剪春风

黑色调的身影在白云间穿越，白云也有了动感，像我笔下的诗句。多么奇妙的感受，那坚硬的翅膀划出声响，平平凡凡从从容容，春风被剪成温暖的文字，在阳光下闪耀着媚人的光芒。

忙碌的歌里，露珠被它踩碎，草叶感到了疼痛，这就对了，燕子徜徉出韵脚。

在天空中拓展天空，在白云中感受白云，在春风中剪裁春风。燕子的眷恋让我们人类感动并且流下泪水。

燕子始终坚定自己的方向，激活春天，已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语言。

春意浓。　　李陶　摄

耐烦

□耿艳菊

起初，我以为“耐烦”只属于我们故乡的，是方言乡语。奶奶喜欢菊花，喜欢田里的庄家植物，喜欢喝粥，喜欢穿旧式的棉布斜襟的衣裳，喜欢我们这些孩子的热闹。可是，她不说喜欢，她总是笑眯眯的，一脸慈爱地说，我耐烦菊花，耐烦……

母亲也是这样说，我的那些亲戚邻居们也是这样说。

他们对喜欢的植物，可口的食物，欢喜的物什，喜欢的人事，说“耐烦什么什么，耐烦谁谁”。讲起不喜欢的，也要用耐烦，“不耐烦什么什么，不耐烦谁谁。”仿佛“耐烦”就和田里的庄稼和泥土一样，是属于他们的质朴和亲厚。

而“喜欢”这个词对于我的乡人们来说，就有点书面化了，像城里人的词汇。若由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说出来，总觉得不妥当。有点矫情了，最重要的是也不真，不诚了。让人听着别扭，自己说着也疙疙瘩瘩的心虚。

还是耐烦好。那才是属于我们的乡间语言。

我也是这样说，对于自己的喜好，说耐烦。后来，虽然我离开了故乡，到外面读了书。但，我讲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，依旧习惯说耐烦。

记得青春韶华，悄悄喜欢一个人，给远方的朋友写信，信里用的是中意二字。而向身边的朋友说起那人，用的是耐烦。中意和耐烦，它们都有古意，而若是说出来，还是耐烦更为曲折婉约。也最能辞达情意，也不失含蓄微妙，正契合了那种悄然的情怀。

没想到，沈从文先生也说耐烦。看到一篇《听沈从文先生说话》的文章，讲到沈从文先生生前演讲的录音。沈先生说，一切都要经过训练……大家讲我有天生啊……绝对没有。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，我就是有耐烦，耐烦改……

沈从文先生，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。而当年他来北京时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用不好。可是，他“有耐烦，耐烦改”。实在令人感佩动容。况我辈平平资质，更应多训练，有耐烦啊。

沈先生这里说的耐烦，有喜欢的意蕴，却不是喜欢的意思。而是有耐心，有耐性，不怕麻烦。

有耐烦。沈先生说得好。不仅是写文章如此，人活着，还真得有耐烦之心。沈先生后来从文学写作转到了文物研究，那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，工作很机械，可是他的心不机械。他有耐烦，饶有兴味地关注，从而又有了文学之外的成就，完成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。

听沈先生的话，有耐烦，拿起久置的词典查起来。原来耐烦有三种解释：耐心，不怕麻烦；能忍耐，不急躁；忍受烦闷。这三种解释都好，都让人喜欢。可我依然觉得老家的方言乡语的意思更为美妙。

耐烦的烦，很一目了然，是麻烦，烦恼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世上哪有那么多的赏心悦目呢。怎么办呢？还是我们乡下人的办法好，耐烦啊！喜欢多了，烦恼可不就少了嘛。

看过一句话，说是人要是有独处的能力，阅读的能力，那真是赚多了。我想，人若是拥有耐烦的能力，岂不是赚得更多吗？

最温暖的事，想您

□张亚凌

平心而论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亏欠最多的，是您，我的母亲，没有晚年的母亲。

每每想起母亲总难过到不能自已，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走得过于年轻，以至于别人开口说“老母亲”时，我的耳畔宛如响起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，随之，潸然泪下泣不成声。

少女时代的母亲能歌善舞，且家道殷实，欢快得像只鸟，幸福得像朵花。1961年，母亲就读的大荔师范因国家经济困难而下马，她回到了家。

我有记忆时的母亲角色比较尴尬——乡村民办教师：

时而手拿粉笔黑板上耕耘，时而双腿踩在田里忙活。讲解知识时思路清晰又逻辑严谨，板书时一手漂亮的粉笔字，巷子里过年时张贴的都是她义务写的春联；踩踏缝纫机时喜欢哼歌儿，坐在草垫上纺起棉花很是利索，扛起锄头一人占几行……

相较于周围的婶子们，我的母亲倒能文会武又不多事。如今忆起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她的话也一直敲打着我的耳膜，纠正着我的言行：

“嘴懒点手勤些，事是越干越少越轻松，话是越说越多越是非。”母亲向来不喜欢围在一起热热闹闹说南扯北，也不愿我们参与其中。今天的我，更喜欢安静地独处，应该感谢母亲的言传身教。

“要想睡好吃香很容易，多做利人事，不操害人心。”母亲其实是个纯粹的乐天派，吃啥都香，倒头就睡。当然了，一个经常收到别人谢意的人怎可能心绪不宁。

“脚底下踩实走稳，不摔跤就是快，笨做就是巧干。”母亲信奉步步得留脚印，脚脚得踩实走稳，反感投机取巧不劳而获。

“过别人的眼容易，过自家的心难。”母亲常叮咛我们不要哄骗人，骗人成了习惯，连自家都不会放过的。

“人都是为了身和嘴，累了手跟腿，轻重自然得掂量好。”该不该做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，有没有尽力，能不能采取更好的方式……总是叩问自己就不会为了名利让心难受。

……

母亲从不会揪着耳朵训斥，也不会刻意地教育，可就是看着她做事听着她说话，我们就知晓了何去何从。

只是后来，中风趁母亲忙碌中忘了喝降压药击倒了她。那年，母亲54岁。母亲不能动弹地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直到出院，也只是稍微有点知觉，依然不能动。出院后在家里继续每天针灸，输液，锻炼，落下了半身不遂。母亲很满足，笑着调侃自己，一不小心活第二世了，还得好好活。

在别人眼里母亲已是劫后余生了，可母亲一直没将自己当病人，用她的话说，只是手脚有点不方便。不方便的手臂如摆设般无力地下垂着，不方便的腿脚成了同伴的拖累，可母亲硬是练就了一只手和面，切菜，做家务，还因此调侃自己，“老了老了活成身残志坚的榜样了”。这也正是母亲的超能力，再坏的事都能笑着说出来，都能以最好的姿势去面对。这一点，也慷慨地遗传给了我。

不方便就是不方便，有时看着心疼，凑过去说我帮你。母亲嗔怒道，我还没有老得不成样子。偶尔也会没皮没脸地贴过去，抢过母亲的活，开玩笑道：老成那样了还那么能干，不叫年轻人活了？母亲就满脸欢喜地退后去了。有时干活时，怕劳作惯了的母亲失落，专门叫来她现场指导。母亲似乎不会指导，总是直接上手，而后我就插不上手了。用母亲的话说，活了一辈子，总觉得吃闲饭心里不踏实。

“吃闲饭心里不踏实”，每一顿饭的滋味在自己的付出中。母亲将这一逻辑渗透在每件事里，同样也根植于我的认知里。

母亲啊，在您走了的这12年里，最温暖的事，想您，最幸福的事，像您。

北国风光